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天

聽言

鎮南畢氏棟木  
謹聽所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

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經猶道也以寒

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別也○昔本以

以殊形殊能異

宜說之

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

天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

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平成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

其形

○舊校云一作平也者皆反其情變其形也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上有

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

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

○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六川作六水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

其星角亢氏

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

其星房心尾

東方二月建卯木之

中也木色青故曰蒼

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東方宿房心朱分野尾箕燕分

日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

女虛危營室

北方十一月建于水

野虛危齊分野營

室衛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西北金之季也將即

北方宿一名豕韋衛之分野奎

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

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顯天昂畢西

畢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注昂畢上當有胃魯之

分野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嚳參東井

西南火之季也為

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

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

也火曰炎上故曰炎

鬼柳七星

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

名鶉火用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

分野翼軫一名鶉尾

楚之分野

○江張翼軫南方宿舊

今改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

周也河南故曰之聞雨

河之間為冀州晉也

東至清河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

呂氏春秋卷十三 有始覽

河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

濟經其南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

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

郡是為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阪之南河曲之

東嶽也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

農華陰縣是為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扶風美陽

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

紆警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未七字舊本岐據

李善注交選魏武帝苦行所引補又誘注淮何謂九

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何謂九

塞大汾冥阮荆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阮荆阮方城皆

馬請塞直轅冥阮以擊吳人者也○大汾淮南作太汾

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開冥阮淮南作灑阮彼注云今

宏農灑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殺井陘合疵句

慎注歟又塞字舊本脫今案傳文增殺井陘合疵句

注居庸殺在弘農灑池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陘縣通太

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淮南殺下有阪字合疵舊本

訛作疵處據注是合疵淮南注云合疵在遼西則即是

合支乃齊桓所制者又軍都關舊訛作居都關淮南注

作運都關錢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

東今皆何謂九藪藪澤也有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

改正淮南吳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

作越爾雅作陽陽淮南作陽行注云晉之大陸魏獻子所畋

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圃田在今河南中宋

也○注改舊訛作居據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宋

左氏定元年傳改正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宋

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齊之海隅猶

注作東北郭注爾雅亦同此訛○淮南齊之海隅猶

有始覽

崖趙之鉅鹿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趙之鉅鹿而有魯之大野周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之焦護為十藪

余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生東南曰熏風熏風生日融風融風生東方曰滔風滔風生○淮南作條風

風案淮南南方曰巨風巨風生○孫云李善注文選木元

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播安西南曰淒風淒風生西北曰厲風厲風生何謂六川河水赤

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岷赤水出其東南陜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

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岷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水道八千

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

徑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明大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

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實曜統一也故曰無晝夜。注下曰疑是夏日不實疑是不冥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

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覆帝所從也上下也復在日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之天中也。注引舊作豕字訛案海

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榮其木若匾其名曰建木在窶窶西天

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微異

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善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聖案堪或

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輪萬物聖人解在乎天地之所總覽以知人也

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

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例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也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蠓大虺蠓虺皆土物。注虺虺皆土物。注虺虺皆土物。注虺虺皆土物。注虺虺皆土物。注

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

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

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水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

法青

色青

應同

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

色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代火者

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

水法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舊校云徙一作見天為

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

應和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

類相感也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水流溼者先

然先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誤作角鱗吳志伊字彙

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

皆類其所生以示人皆作比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戮

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此偏不為孝文王諱何也禍

注亦不明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戰人訛今改正禍

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為

也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案覆巢舊朝獸食胎則

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疑當作不物之從

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君同則來

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父雖親以黑

為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苾苾昧昧○舊本皆不重案文子符言上仁篇淮南

繆稱秦族訓及御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因天之威○舊校云與元

同氣苾苾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

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

同居則薄矣同居義也王者同義同仁霸者同力同武力也文子勤者

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也故

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

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舊校云

一本作桀為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

人或召之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

未必亾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

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

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治則為利者不攻矣

為名者不伐楚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也名

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為攻矣解枉乎史墨來而輟不

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

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復舊校云一名應同今即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

尤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

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亾鈇

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

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扣其谷而得其鈇扣

舊訛作相今從列他日復具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

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

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謂

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

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

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

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合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

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

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

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

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

孫云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為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

繁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惡其

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

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九乎愛也

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

投者糊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列子黃帝篇注並作樞猶作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致淮南說林訓又作鈗其祥

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淵益

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

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枉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

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

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

爵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

廢絕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觀大其鐘

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

凍餒天膾壯狡汙盡窮屈說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

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

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溼

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庠

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墨子非攻

篇意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

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

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

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

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

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

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

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辨別也造父始習於

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蠶習學也大豆甘蠶蓋御射人姓名○梁仲子云列子湯問篇造

父之師曰秦豆氏此大五當讀秦案蠶門即逢蒙荀子

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音薄紅切鹽鐵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

蠶而不徒人以爲性者也以得深術不徒之所以致遠

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蠶之法而不徒

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

呂氏春秋卷十三 聽言

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

狂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屈篇公孫龍之

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之洛

之遇事見後在辭篇作空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

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

寫翟翦皆辯人○二事亦見注辭篇

聽言

五日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泥論訓

作一饋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

通乎己之不足情欲之物不爭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

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

言之○舊校云言一作寧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

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

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數之成危之靈以冥為明以亂

為定以毀為成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

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故入主之性舊

而亂不可為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所疑者不敢行

校云一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故不過也其所

不疑者不可而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

謹聽

不敢施故不為所以知者不可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施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專用而賢主能以法制

行之以度量揆之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

已知故不失過也惡安試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而已矣耳

天下而試禹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

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

之情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其治

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也逮

也及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其不知則

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

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昌盛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

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夫不知者而自以名不徒

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惟賢者然後立名成

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功而存其國也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賢者之道卒而難知妙而難見卒猶大

國乎此之謂也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

愛物本於中心精妙幽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

不深知賢者師法之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

呂氏春秋卷十三

位在上。○自主賢世治  
已下又見後觀世篇

主不肖世

辭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涇而滅

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繼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為皇帝所云天

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為皇帝之時注非是亂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耳上注內今據

觀世篇無天子則疆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

修正○舊校云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休息休一作暫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閉之所所處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

而王○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滋泉孫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並作茲泉舊本句未

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諸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諸

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眾○舊校云令一

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合猶使也若夫有道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

能可盡可盡得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

桓公之見小臣穆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

上矣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

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謹聽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

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暉淒

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暉陰雨也陰陽和

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

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先公田而後私也○案

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班孟堅靈臺詩

祁祁甘雨為證錢詹事曉微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

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訛又段明府若膺

云古人言雨止言降而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露露彼菅茅語意正三

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

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

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

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

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

益一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

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邦國以治官府以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與上小

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

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

咎故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今

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列近則持

呂氏春秋卷十三 務本

諫列位也持將眾則罷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諫不公正

難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可一作不臨財

物資盡則為已盡猶略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

獲厚為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為詐誣之道君子

不由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

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

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惡安

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諄言身者已所

而不修故曰奪乎所官小政也推未得治國治官可也此言之若此

人者未任為大臣但可小政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

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

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於其孝得

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古之事君者必先服

知必輕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反情常內省主雖過

能然後任堪任也必反情然後受也受受祿也

與臣不徒取過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

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

呂氏春秋卷十三 務示

或忠臣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衰亂桓公之薨蟲流出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案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死君不亾君殊不如注所言

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日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綦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

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

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子

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

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一夏書曰天子之

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故務在事事在大事為地大

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歧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

○此雖山名然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為一類山大則有虎豹熊蟻蛆皆獸名不周山

在翟○蟻蛆未詳所出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鱣魚二斤

或足獲狙亦可虫旁作鼉鼉鼉鼉可作鼉傳曰楚人獻鼉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

鼉鼉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鼓鼉鼉鱣鱣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

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萬夫之長可以

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

生謀長大也大故可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

也淮南記曰蠹房不能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

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信也季子曰後務大篇

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燕雀爭善處於一室

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為是區孔叢作煦煦自以

之下子母相哺也媯媯焉相樂也媯媯後作區

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

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

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

媯媯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向上有其為竈突近

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

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

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

賤交相為恃後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南

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蟻蠱蟻蠱氣烝不能生解在乎薄

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疑說衛嗣君以王術

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及匡章之難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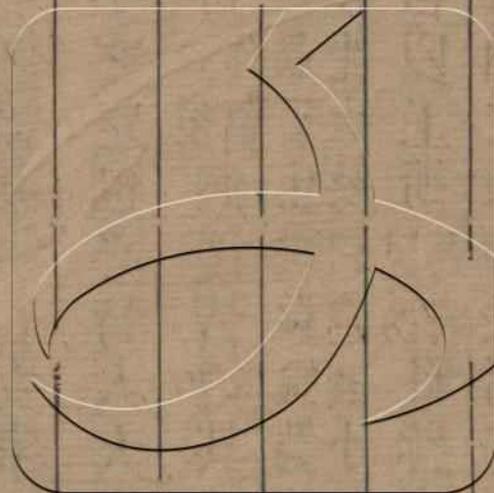
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

以王齊王也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呂氏春秋卷十三 論大

論大

類交際  
類交際  
類交際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  
郊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鎮洋畢氏校本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管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末之

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猶求也

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

眾多也

務其本也務本莫

貴於孝

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

貴於孝

天下譽

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

國之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

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

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

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

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

也紀猶貫因也案初學記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女媧當在神農前所紀五帝文有訛脫當云黃帝軒轅帝

顯頊高陽方與下相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

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先近後遠所輕謂他人今有

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

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先王之所以治天

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以孝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

下也治天下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於四海究極此

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也莊事君不忠非孝

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

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蓋軻勇於義勇而立五行不

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呂氏春秋卷十四 孝行覽

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

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也

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為其近

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

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會子曰父母生之子弗

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

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濟水載舟不游步行道不從邪徑為免沒溺畏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

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

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

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人文赤與白謂正六律六律

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襍八音養耳之道也

入音八卦之音襍會之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熟五穀烹六畜熟五穀烹六畜餼煎調養口之

道也口腹故曰養口之道餼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

之道也餼顏色以說父母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

謂善養矣性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

足瘳而數月○舊校云一作三月下不出猶有憂色門

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敢問其故

故事

樂正子春日善乎而問之

而汝

吾聞之

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

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

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

私猶獨

嚴親之遺躬

也躬民之本教曰孝

本始

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行敬之難

敬可能也安為難

安寧其親難

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終父

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

此者也

此皆祭義之文舊本獨少此一句脫耳今補之

禮者履此者也

履行

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

生也

舊校云順一作慎

刑自逆此作也

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

也作

###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

雖久無所得

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

得賢人與之其治以立其功名故曰

得賢之化也

非賢其孰知平事化

事化承上文之言舊校一作民本又作名皆

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

之中

佻讀日莘

獻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

焯猶

察其所以

然省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

任身為孕

夢有神告之曰日出

水而東走母願明日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

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非有訛也而黃氏東發

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為地名且為之辨曰此書

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

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黃氏所據本非也同一因

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此伊尹生

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為明證此伊尹生

空桑之故也生一作出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

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

有伊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以伊尹為媵送女段

云說文併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併女送也則為送二字明是後

人所增入勝已是送無煩重索言之今刪正 故賢主

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也。以也舊作在以孫

又此下舊本有一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為勝

字衍竝依御覽刪正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行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也危志懽樂

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也固必士有孤而自恃人

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熄滅社稷必危殆故

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

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

成功也。續耳尸子韓非子作續耳漢書人表作續身

皆隸轉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

失之○舊校云之德一作

本味

道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

少選須臾之間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

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為

世無足為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

鼓琴也世無足為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從受禮義法則與

共治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

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亦不

為之從湯得伊尹祓之於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

千里也有薰以萑葦四字續漢書

禮儀志中注亦燭以燿火釁以犧豷周禮司燿掌行火

同今本脫去耳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枯泉燭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燿讀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

之說湯以至味為湯說湯曰可對而為乎○對字註當

百四十九作可得為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

可具夫三羣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腥肉饜者臊

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饜者

食者食草木謂麋鹿麋犀肉而食之謂麋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

之屬故其臭羶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

各有所用也曰水最為始五味鹹苦九沸九變火為之紀紀猶節也

酸辛甘三才水木火本味

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舊本正文時疾時徐滅腥去

作火之為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燥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

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

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之變精妙

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

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望毫毛之近而

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

陽之化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

有異功也。注馬。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

口似當作馬足。食之不噉而香玉篇於縣切又酉陽雜

不食。甘而不噉。噉字之訛後審時篇得時之黍

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言皆得其中適。○

人言味過厚而難入口者有。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

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獾鳥名其形未

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何名曰灌灌注或作濩濩則

此獾當作灌獲亦當作濩若灌從豸則是獸名今注云

鳥名則當如山。雋。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海經所說也。雋。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

文選七命注皆作燕選注雋作雋則子規也禮記內則

有舒鴈翠舒鳧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閩廣人以

此為美翠亦作驛廣雅驛驛也說文作。遊蕩之擊獸

擊讀如捲椀之椀擊者踏也形。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

則未聞。初學記引作迷蕩。旄象之約。旄旄牛也

呂氏春秋卷一

本味

也在南方約飾也以旄牛之尾象獸之齒以飾物也一  
 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此論味之美者  
 何忽及於飾乎楚辭招魂土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  
 屈難解屈必是屈之訛玉篇云短尾也今時牛尾鹿尾  
 皆為珍品但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流沙之西丹山之  
 屈有屈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  
**南有鳳之丸**古非字也流沙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  
 二處之表有沃民所食食鳳也沃之國在西方○見大荒西經**魚之美者**  
 鳳皇之弗洞庭之鮪東海之鮪鮪魚名也一云魚子也醴水之  
**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其魚六足有珠如蛟皮也  
 ○東山經注引澧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梁仲子  
 云此注不解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  
**蕃水之魚名曰鱈其狀若鯉而有翼**翼水在西極若如  
 也翼羽翼也○西

山經秦諸之山觀水出焉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  
 是多文鱈魚形狀與此同  
 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  
 蘋水藻也○郭璞以蘋即西山經之蘋高九萬八千里蘋大  
 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可以已勞壽木之華壽木  
 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指姑之東案齊民要術十引作  
 實者不死故曰壽木

括姑則枯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  
 亦括之訛南方淮南記曰軒轅雞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  
 可食食之而仙也○注鷄雞舊訛作題難今據淮南覽  
 冥訓餘督之南舊校云南極之崖一作劓有菜其  
 改正餘督之南舊校云南極之崖一作劓有菜其

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餘督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  
 靈字舊作虛今據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  
 齊民要術十改正

呂氏春秋卷十四  
 本味

八

夢之芹

雲夢楚澤芹生水涯。○孫云說文艸部薑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薑徐錯云此呂氏春秋伊尹

對湯之辭其為狀未聞盧云案說文有莛字云菜類蒿

周禮有莛菹又有芹字云楚菜也俱巨中切又出莛字

驅喜切今案薑亦是芹凡直文韻中字俱與支微齊相

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折旂所願斬等字

皆可見察法相近於坎壇讀為禳所左氏傳公子欣時

公羊傳作喜時蓋法治典不殺曰所所亦作震則可知

莛之即為具區之菁具區菁菜名吳越浸淵之草名曰土

芹無疑矣浸淵深淵也處則未聞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

英英言其美善土英華也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

桂日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美越駱之菌

鱸鮪之醢以為醢醬無骨曰醢有骨曰鱮大夏之鹽

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鹽宰揭山名處則未聞。梁仲子

云初學記引作揭雩之露其色紫御覽十二同長澤之

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名在西北方崑

崙西北陽山之稌南海之秬山南海陽崑崙之南故曰陽

之麩冀州謂之緊秬黑黍也。孫云案說文禾部秬字

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秬注麩舊訛糜

又緊舊訛糜今皆改正水之美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

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

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皆西方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

原本也。○曰山當是白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

山高泉中山經作高前西山經有之。○見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

本跋

曰果無覈曰蘇羣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

帝欲帝先升遐者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青鳥崑崙山之東二處皆有

甘櫨之果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應劭曰伊尹書

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此或誤記說文櫨

字下引作青鳥師古漢書注訛作青馬海外北經注引

作有甘相馬相音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根雲夢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於江石耳菜名也所以

澤出柚致之致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龍行迅謂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

先知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謂

他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下貢珍故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

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輕易

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化之豈必越越然輕易多為民之事也

本味

三日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速

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之日尅紂於牧王季歷因而死文王苦之王季歷文王之父也勤勞

國事以至薨沒故有不怠美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無

呂氏春秋卷十四 首時

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均相女童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為恥而不

忘也○王門即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為王字王三畫正均即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擊字

舊本缺據淮南注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立十

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日也時固不

易得也固常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

人也○史記太公望東海上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賢君聞

文王賢文誦也經天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

能有天下也○此注訛舛顯然劉本注本改子光二字為夷味之子光為

而實非也梁伯子云史記以吳王僚為夷味之子光為

諸樊之子漢書人表亦以僚為夷味子而公羊襄廿九

年傳謂僚者長庶左傳昭廿七年正義據世本以僚為

壽夢庶子夷味庶兄而光為夷味子先儒皆從史記不

從世本乃高氏於當染簡選察微三篇注云夷味子光

於忠廉篇云光庶父僚皆依世本為說此處若依劉汪

改本是又依史記為說且誤解公羊長庶一語以為夷

昧之庶子而不自知其矛盾矣盧云案此注但當改庶

長子為庶父便與前後注合且下文王子光即於此注

內帶見亦是今去子光而改夷味客有言之於王子光

尚贖一王字未去所改未為得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請問

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

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

衣若手者為說霸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

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

將必用之也其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

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

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

柏舉楚南郢邑九戰九勝追北千里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

五戰及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恭王之

改名熊居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鄉之耕非忘其父之

讎也待時也鄉曩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墨者有田鳩欲

見秦惠王田鳩齊人學墨子術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

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

如秦如之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

之而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

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人故

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

之謂即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有從千乘而

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

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

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水凍方固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

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終日采

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之盡也秋霜既下眾林皆斃斃也事之難

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

難獬狗潰之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獬狗

也齊高國之難先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之眾因

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

況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

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

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

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

徐州齊潛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邯鄲以壽陵困

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

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

取之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

之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一兩工事在當之一天不再與者天不再與者天不再與者興時不久留日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晉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未秋無可為落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

弗能禁言德教一成人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故善

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

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

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

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禁止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

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

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賞罰易而民

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氏羌之民其虜也氏與羌二

賊為氏羌之民為寇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皆

成乎邪也

不得天之正氣

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

民

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

昔晉文公將與

楚人戰於城濮

城濮楚北境之地名

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

何而可

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古咎與舅同

咎犯對曰臣聞

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足猶厭也詐者謂詭變而

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

君亦詐之而已文

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

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

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不可復行

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

言言謀也

而敗楚人於城濮

敗破也

反而為賞雍季在上

上首

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

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

之言一時之務也

務猶事

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

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

則成焉

移猶歸

成乎詐其成毀

雖成必毀

其勝敗

雖勝後必毀敗

天下

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裁也

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

也居五霸之一

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

同等

秦勝於

戎而敗乎殺

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

殺大破之

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

莊王敗鄭勝晉於鄭故曰勝乎諸夏

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

武王得之矣

猶得

知故一勝而王天下

一勝

罪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

獨外也

亦從內發之也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

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

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子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並作高赫史記趙世家

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

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

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

惟

吾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

失禮

一人謂高敖○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

為六軍則不可易

輕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

而擊智伯斲其頭以為觴

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為酒器

遂定

三家

韓魏趙也

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

則不設

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

故桀

紂雖不肖其亾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亾也桀紂不亾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亾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功名亾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捨也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曰必此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

諫語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

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

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

王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其國王何憂焉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

土鄰境道易人通說苑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

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隄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

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

仇也御覽八百四十養作參財匱而民恐說苑悔無及也不若

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術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

饑代事也先王謂閻閻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

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

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

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禽夫差吳王也禽為越所獲楚王欲取

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

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曰吾姨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之女弟為姨傳

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

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校云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

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

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

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

子也服衰謂暮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太子敬諾簡子死

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

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

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

俗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

歸○舊校云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

弟姊妻之○案弟姊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代君許

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

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

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襄子也○傳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

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郡盡似當在上節

之下言善馬俱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

也置兵其中不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

欲代君覺之也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金重大作之一成一下也

酒合樂之時也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

也其妻遙聞之狀○疑之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

笄之證○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

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然而後世

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

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

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

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也水潦川

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

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也舜

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注辭疑等之誤其未遇時

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灌漑編蒲

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

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

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振振友之盛○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許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

注先引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殷動而喜貌也後又引此作輒輒殷殷莫不戴說高誘曰殷殷動而喜貌也

殷殷或為殷殷故兩引之輒知葉切殷仕勤切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轉字在田字紐下引天

子轉轉殷殷莫不戴說注喜悅之貌又十九臻有殷字引呂氏春秋注云殷殷動而喜貌輒轉殷殷皆與呂氏

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殷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支从攴皆非舜自為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

伯厚云疑與咸邱蒙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

同一說而託之於舜盡有之賢非加也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匹虜而虜晉

號當為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  
 賂秦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  
 也而去之秦此云凶號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  
 其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  
 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事屬付百里奚也  
 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  
 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  
 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  
 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  
 有號曰五穀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

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

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糝宰子備矣備當作德德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

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孔子弦歌於

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子德矣

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舊校云伐一作拔案窮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弦

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顏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

及風俗通俱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作子路曰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子路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

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

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眾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

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麗姬之讒出過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為霸君

故曰陳蔡之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

取瑟而弦歌烈然返瑟莊子作削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抗然莊子

然作乾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廣大也

言不能知孔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兼善天

聖德之如天地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

下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

得道之人不為窮極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

不為達顯故一之也陰陽故許由虞乎潁陽度樂也潁

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許由虞乎潁陽度樂也潁

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而其伯得乎其首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

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其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  
逍遙得志乎共山之首云爾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  
春論注又以其伯為夏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  
書紀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句下常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

翼之鳥死乎木比日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冉干

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

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

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

能用之所以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

絕所以亂也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

寵用之故不勝其任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

為苟易邀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凡

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

遇惡得不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

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舊校云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

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孔籟也不越王不善

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也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

言不肖而歸之故 人有為入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

必生也 不必生 謂終死 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

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 藏私財 於外也 姑妯知之曰為我

婦而有外心 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 姑舊校云外心一作異心 不可畜因出

之 以為盜竊犯七 出故出之也 婦之父母以謂為己說者以為忠終

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 見出由此也 宗廟之滅天

下之失亦由此矣 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 滅沒以失其天下也 故曰遇合也

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

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 黃帝 說之 黃帝曰厲女德而弗

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惡醜也奚何也言勅厲女 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

以內正而不衰疏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厲舊作 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觀注以勅為訓則當作厲字因

形近而訛今 并注俱改正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昌蒲菹 昌木 菹木 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

三年然後勝之 勝 服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

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 苦傷 也 海上人有說其臭者

晝夜隨之而弗能去 去離 也 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

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 ○麋舊作麋案李善 注左太冲魏都賦劉

孝標辯命論竝作麋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 與麋同今定作麋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

注作推今從之廣韻作狹穎廣額顏色如漆今漆赭舊本作狹頰校云一作沫赭沫或沫字之誤沫即漆字辯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垂眼臨鼻○舊校云眼一作髮長肘而

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盤○盤即辰字不當訓肱案選注引正文作陳

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外使治

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

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舊校云怪一作知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曰

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

也慢侮且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

也之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麋貌惡足以驚人而友

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亾而友不衰友愛敦洽讎

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而愛之不衰廢也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若敦

麋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

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

世不知賢不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

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

者弗能國必殘亾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

十猶尚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賢聖之後

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豈能獨哉陳舜之苗

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人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

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箕子狂惡來死紂之

此處龍逢各本皆不作逢仍之桀紂殺忠臣人主

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伴狂也惡來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

夫差不欲與越釋夫差不信之不從其言以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莫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

長宏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

寅叛其君莫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媾莫宏事

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般莫宏不當

其罪故血三年而為碧也○衛奚左傳作衛侯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疑曾子悲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會參以其至

注以字舊莊子行於山中舊校云見木甚美長大枝

脫今補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

本漢志今本十伐木者止其刃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

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

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

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

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鴛以不材死○舊校云一作以不

能鳴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

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

然無詎無訾○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疵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

宵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三變故以為法也一曰禾中和○注禾三變

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而浮游乎萬

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

喻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此神農黃帝之所

禮者不制於禮也不以物自累之也

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

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

帝以此為法則者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

毀大則衰廉則判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骹尊高也傳曰

曰則虧骹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骹詩云草木死無

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

不萎二語合則離愛則隳隳廢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

而失之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欺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

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邯鄲於沙為耦蓋

地名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  
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說符作步而去盜相謂曰此天

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

不以禮為辱愬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

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相與趨之趨逐也行三十里

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為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

缺使盜知其為賢人故也下文當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為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如此如彼

皆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過河先於其伍古

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先其伍超過也顧不知其

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直

○御覽三百六十六鬢作鬚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入猶投也

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涉無先者孟賁也又況

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為勇士故也知與不知皆

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

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盧云此二句頗似注申語誤入正文若直接

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照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

合注末一也字當為衍文王使人問珠之所枉曰投之池中春秋魯

桓司馬桓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

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復妄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

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

呂氏春秋卷之十四必已

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適遭求珠之害故曰和調何益終篇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常欲羨秦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乎

張毅好恭門閭帷薄

○舊校云帷一作帳

聚居眾無不趨過之必趨

輿隸媼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也

定安不終其壽內熱

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偏此之謂也

單豹好術

離俗棄塵

○舊校云一作

棄世謂不羣也

不食穀實不衣芮溫

不食穀實行氣芮絮也

身處山林

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幽通記曰單豹居裏而外周此之謂

也○舊本作治衷不外調

孔子行道而息

○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

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

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

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

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

○選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間訓同

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

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

獨猶孰也

嚮之人謂子貢也

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方外

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

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在者已無不遇矣

必已

○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

許德裕 許郊 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者勝其敵也

益

凡大者小鄰國也疆

者勝其敵也

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者勝其敵也

勝其敵則多

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

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

安不

於達思窮

顯不

於得

不恐

惡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

安不

於達思窮

顯不

於得

思喪

喪也也有得有失故思之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

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墮樂為無道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日以言慎事

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顛恐而患之也

憂言者不同紛紛分其情難得紛紛殺亂也分分恐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眾庶泯泯皆有遠志龍

忠而桀殺之故眾庶泯莫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

泯然亂有遠志離散也故同憂也心懼盡見誅

生也○舊校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

而將背○舊校云矜一作給主

道重塞國人大崩○舊校云矜一作給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

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故出

揚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尹有罪而令夏信之也○

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是曠之訛言其猛不可附也○

猛切盧云曠夏似言閒夏湯令伊尹為閒於夏而恐其

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未喜比而凶夏者此

出戰國荒唐之言觀此下云若告我曠夏盡知志又云

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去亦即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為

閒謀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

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烏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

人曰琬曰琰后愛之○子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

華是琰而棄其无妃○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

夏今本紀年未有詭字此參用馮驩所引文據此則琬

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

盡如詩也詩志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

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

有日兩日相與鬪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

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

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

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為天子

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

肆安其所也親鄰如夏鄭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

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

之賢世世享商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輿命封黃帝之後

於鑄鑄國名也樂記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傲真

訓治工之鑄器注云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

封帝堯之後於黎帝之後於藟黎與藟聲亦相近此皆

互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輿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

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亾故又問眾之

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

七世祖丁之子般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武王於是復盤

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倉名賦鹿臺之錢以示民

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分財

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日困○救罪疑是赦罪謝云棄責即左傳所

云已責責古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般故靖箕子

債字注非也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般故靖箕子

之宮以箕子避亂佯狂而犇故清淨其宮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師也故表異其閭里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

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也

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許為國以書社庶士施政去

賦施之於政事然後濟於河○舊本濟於河從釋史

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乃稅

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

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亦從釋史增復字釁鼓旗

甲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眾旗軍藏之府庫

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得二

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

真大覽

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

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雜事子不聽

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

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

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

謝云引易以戒人君豈為二虜哉注非是趙襄子受

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也使幸穆子伐翟勝之

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虛奴西山

中有老人中人城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

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淮南道應謂作尤人終人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今君有憂

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不過三日三日則飄風暴

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仄故曰日中不須臾○舊

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一作焱風案日中不須臾謂

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

如注所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一朝而兩城

下亾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昌盛也○案孔子卒時簡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

也。舊校云。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

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力。聞。勁。疆也。孔子以一手

不。有。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即。孔。子。之。父。事。也。左。氏

執。之。以。出。門。者。非。孔。子。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可

也。注。顯。疑。本。是。翹。字。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可

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墨。子

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

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

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

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

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善。持。勝。者。以。術。彊。弱。以。術

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

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

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晉厲公

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

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

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閉訓說苑敬慎篇與此並倒作陽

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醕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卮酒子反叱曰訾

非作韓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說

嘻韓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說

苑作酒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

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戰既罷。龔王欲

復戰而謀飾邪篇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

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

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

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

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

也。十過篇作不以。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其心

以忠也。忠愛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

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

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

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

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

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

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

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

庭實。為虞庭中之寶。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

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官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虜

之與號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號之勢

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輔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

也。梁伯子云案左傳唇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

引之而韓策作唇竭此與淮南說夫號之不亾也恃虞

莊子賦篋篇作唇竭此與淮南說夫號之不亾也恃虞

林訓亦竝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虞之不亾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亾而虞夕從

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苟息伐號

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苟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獻公

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

也殘害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

夙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酋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

夙舊木作夙何岷瞻云當作夙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

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公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索

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公由說文繫傳口部召云

呂氏春秋有召猶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

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

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我胡以得

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夫智伯之

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我胡以得

呂氏春秋卷十五 權勳

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道之不祥子釋之釋亦章

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

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夙繇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於

齊七月而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

塞矣塞不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

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

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

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若壘刻滅也若汝也壘冢也言

刻滅汝種類平掘觸子苦之苦病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

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之舊校云卒北北走天下兵

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

聲舊校云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以軍於秦周

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齊王

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惡能給若金惡安也

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燕人逐北入

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此貪於小利以失大

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潘王貪金

呂氏春秋卷十五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上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說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猥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猥即懇字舊本作狠訛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恩恩乎其

心之堅固也恩恩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也巧故偽詐迷

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

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靡也就就乎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

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其不冒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

反此就字讀從之也鵠讀如浩浩具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

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

也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也

也也

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知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士有

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

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堯不

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善綖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

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

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

行達智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

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

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

甕牖以破甕蔽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而

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者

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

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驚亦輕也其

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霸王

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

見韓非難一作於是五往乃得

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

滅內行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至猶少也猶尚子產相鄭

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

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

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

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

之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舊作全也訛今

改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

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日索法與人為法則

其唯子產乎唯獨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

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

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

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

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

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禮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

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

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

之孫始立為侯文諡也○梁伯子云

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卿  
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  
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為  
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中間恐  
也訛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

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

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

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太保安其國此趙

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陳脯以

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

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

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孟嘗君之所以卻

荆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

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已故不可以

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湛士舊校云屈一

作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飢桑之下○後漢書趙壹傳

南人聞訓作委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  
食蠲而舖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

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

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注謬憎宣孟與脯二胸

○舊本作一胸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胸今據改正拜受而弗

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

請持二字初學記後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盡

漢書注將亦作持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為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

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

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

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

舉舉車也教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反還宣孟曰而名為誰

而汝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

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鬪死者是提彌明此

水經注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

四亦誤篇禽艾之道之曰得幾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灑謂逸周

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

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阨

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

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免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

也扞難其城藩也以喻凱桑下之人扞趙盾之難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

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人主胡可以不務

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

也遁失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餘愛氏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

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

選袁陽源詩荆魏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

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嘗嘗猶

也歎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

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

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張儀

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

也張儀重之合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

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

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涓于髡為齊使

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

貌作體貌謂涓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復侍

矣文孟嘗名也待待見也○舊作待說今從齊策改注同涓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而

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

王立清廟荆國而攻薛薛清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荆國而攻之清

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

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

之由是薛遂全顯慶之請坐拜之謁○坐拜策作望拜雖得則

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訛作薄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

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危厄策作隘窘豈用彊力哉彊

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

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

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

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

也所因便也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舊本訛作惠盜見

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惠盜者宋人惠施族

也康王宋昭公會孫辟公之子名侵立十一年僭號稱

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潛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侵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

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

異其實六十年也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

有道於此有力者也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天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申此猶

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

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盜曰夫

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本無有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

也惠盜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

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

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居四累之上太王獨

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

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即指上所言層王曰

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惠盜對曰

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孔丘墨翟無

地為君以尊無官為長見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

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今大王萬

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

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

王俗主也而必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

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

田贊齊人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

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

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

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

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

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

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

人以逆名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

財寶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大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誣人人亦誣之其此之謂也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

人則一作久則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荆

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

知誰賢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

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皆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

管子恐魯之止而般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

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

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

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

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順說

六日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

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

名曰蹶說苑復恩篇作蹶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蹶鼠前而免後趨則踏

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雅作距虛說苑作巨虛淮

南作驅蹶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

其所不能也託壽鮑叔管仲召忽二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二人者於齊國也譬之

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

公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

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

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

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

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

固難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也慮謀若是而猶不全也其

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

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

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越

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郤會

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郤舍彼得尸而財費乏舊本訛

在上句申又乏作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

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踐孔

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

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

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

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

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

不廣

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

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

咎犯曰天子遜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

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

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

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

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

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與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

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

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

出於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

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

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

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日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

關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舜一徙成邑再

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

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而堯授之禪位因人

國之害也成國成于乘之國也湯武以干乘制夏商

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

因民之欲也傳曰眾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

也○案周語下洽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如秦者立而

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適越

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

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秦越遠塗也淨立安坐而至者

因其械也淨正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反報岐周曰殷

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

之忠良黜遠之也而皆進用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

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武王曰尚未

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

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武王曰嘻遠告太公

遠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

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誦王

殺之乃不敢言而道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

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

貴因

期甲子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

之日也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

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

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

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大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

武王所以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

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

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

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

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

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壤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

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

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也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

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

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

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

此殷之所以亾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

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案此淺陋必非本文

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

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

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儉非樂

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儉非樂

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儉非樂

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儉非樂

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儉非樂

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瞶過宋○儉非樂

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豨推此言之不○儉非樂

得謚為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秦族訓云孔子欲行○儉非樂

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儉非樂

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儉非樂

所為也注過宋野舊作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儉非樂

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

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因者無敵○因者無敵

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

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

道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

也胡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人或益之人或損

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

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故古之

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

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舊

本異上亦有欲字係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

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

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先王之法

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

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令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

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為

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

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

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

見○案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也○注夕吳疑

衡演連珠引高誘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

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

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脔舊本作一脔訛盧云脔前

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脔割輪焯之語

集解引郭璞曰脔音辮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

傳師古曰脔與辮同今定為脔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

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脔他書亦皆作一脔

知一脔之即為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澶水澶一作漚

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

也今水已變而蓋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

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澹

其長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

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

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且時移變法宜矣譬之

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

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

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

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

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鏤鏤良劍也取其能

斷無取於名也故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千里

日不期乎鏤鏤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

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

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舟止從其所

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

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時已徙矣

而法不徒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  
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  
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  
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悖也

察今



71014712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王詒壽分校

金肇麟  
許德裕校

